

古代第一人称小说向现代发展的桥梁

——谈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

章 明 寿

提起第一人称小说，人们就会想到西方的莫泊桑、狄更斯、契可夫，也会想到中国的鲁迅。其实，第一人称小说既非来自外国，也不是鲁迅的首创；在我国，而是古已有之的。

中国古代的第一人称小说，多半是用作者自叙口气写出的。如唐传奇中张鷟的《游仙窟》，自叙奉使河源，路过一家妓馆，得识十娘、九嫂两个女子，相与饮酒言欢、缱绻一宿的情景。又如清沈复《浮生六记》中的《闺房记乐》，自叙与妻子陈芸伉俪情笃，经历了风流蕴藉、悲欢离合的一生。再如清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也常以自叙方式，写出耳闻目睹、惊心动魄的怪异故事。这些小说受到魏晋笔记小说的影响颇深，其共同特点是故事情节比较简单，人物性格变化甚少，语言描绘亦不够细腻，同现代（“五四”以后）第一人称小说的写法相距甚远。看来中国第一人称小说从古代发展到现代，其间势必经历了一个过渡阶段。而苏曼殊写于一九一二年的《断鸿零雁记》，实为这一过渡阶段的桥梁。

苏曼殊用第一人称写的小说有两篇，一篇是《绛纱记》，一篇即《断鸿零雁记》。它们和当时一些进步小说的取材倾向一样，都选取了以爱情婚姻为中心的题材。前者虽用了第一人称，但以“我”为线索，引出了多重关系的爱情悲剧。而后者则以“我”为中心，用二十七章的篇幅，直接叙述个人的落拓身世与动人的恋爱情节，虽亦间有虚构，但哀婉凄艳，颇具自传色彩，更能显示出继承古代第一人称小说的基本传统。这里着重论及的，是它如何在发展古代第一人称小说时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这篇小说产生的年代，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亦即旧民主主义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的时刻。作者在此时写出这篇小说，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明清以来已被人抒写过多次的反封建主题，而紧密结合着当时的社会现实，反映了早期资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搔首国事家事，忧心如焚的彷徨和苦闷。其间对民主自由生活的向往，对封建礼教意识的保留，不断纠缠着作者。这篇小说既充分表现了作者对爱情的热烈追求，汲汲憧憬着能和雪梅乃至静子那样的幽娴女性的美满结合，完全突破了一个出家僧侣应该恪守的清规戒律；而同时又表现为一旦真正接触其人其事，却又把婚姻、家庭视同牢笼和枷锁，并采取人为的禁锢和摆脱，演出一幕幕弃家逃禅、矫情割爱的悲剧。从作者的言语和行动来看，无疑是主张彻底打倒旧礼教，提倡婚姻自由的，但“女人是祸水”、“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滥调却又时时出自其口。这就构成了作者思想上的一大矛盾。然而说怪并不怪，因为这正表明：在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失败，而无产阶级领导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尚未到来的那个短暂阶段，半封建、半资产的思想游离于一般进步知识分子的脑际，救世、厌世，卫道、破道的思想斗争，同样会在文学作品中升降反覆，作出种种折光反射。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又具有独特的个人感受；只有通过这一特定的阶段，和反映这一阶段现实的小说作为桥梁，才能进而产生“五四”以后那些内容到形式更为新颖的第一人称小说。

这篇小说在思想内容上，民族意识十分浓厚。在第一章中写“海云古刹”，首先提到“相传宋亡之际，陆秀夫既抱幼帝殉国崖山，有遗老遁迹于斯，祝发为僧，昼夜向天呼号，冀招大行皇帝之灵。”在第十二章中，由静子口中缕述明末遗臣朱舜水的遗事：

“朱公以崇桢十七年，即吾国正保元年，正值胡人猖披之际，孑身数航长崎，欲作秦庭七日之哭，竟不果其志。迨万治三年，而明社覆矣。朱公以亡国遗民，耻食二朝之粟，遂流寓长崎，以其地与平户郑成功诞生处近也。”甚至在第二十一章写西湖春淙亭景色，却填进与上下情节并无关联的《捐官竹枝词》八首，借以痛骂清王朝的政治腐败。但对帝国主义的传教士则称誉备至，在第六章写罗弼牧师时说：“牧师隶西班牙国，先是数年，携伉俪及女公子至此，构庐于太平山，家居不恒外出，第以收罗粤中古器及奇花异草为事。余特慕其人清幽绝俗，实景教中铮铮之士，非包藏祸心，思墟人国者。”这正是“五四”之前，中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而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却缺乏清醒认识的具体反映。同样情况，作为比丘身份的作者，对于佛教的信仰，颇不同于古代，而具有独到的见解。在第二十三章写道：“至汉明帝时，佛法始入震旦。唐宋以后，渐入浇漓，取为衣食之资，将作贩卖之具。嗟乎，异哉！自既未度，焉能度人？譬如从井救人，二俱陷溺。”可见作者并不是一个盲目的佛教徒，颇欲以救若救难佛旨以振聋启聩。这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家章太炎曾提倡的：“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之道德”（《答铁铮》）的主张，颇多近似，反映了这一历史阶段，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企图利用宗教为其革命思想服务的理想，有其特殊的时代风貌。只有到了“五四”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深入，在一些小说中，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对宗教的精神鸦片作用，才有了进一步的揭露和批判。

这篇小说在描写人物形象时，比之古代小说，基本上摆脱了男女授受不亲，通过侍婢传柬、赠珠、私订终身的窠臼，而赋予絮絮对陈、把臂倾诉的求爱方式。如第十六章：

余言甫发，忽觉静子筋脉跃动，骤松其柔荑之掌。余知其心固中吾言而愕然耳。

余正思言以他事，忽尔悲风自海面吹来，乃至山岭，出林薄而去。余方凝伫间，静子四顾皇然，即襟间出一温香罗帕，填余掌中，立而言曰：“三郎珍重！此中有绣角梨花笺，吾婴年随阿母执绣而成，谨以奉赠，聊报今晨杰作，君其纳之。此闲花草，宁足云贡？三郎其亦知吾心耳！”

这里写静子赠帕定情，既不同于罗扇半遮的古代闺秀，也不同于“五四”时期浪漫泼辣的新女性；而是寓庄于物，情不逾礼，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半开放式的仪态。恰恰填补了民国初年资产阶级男女社交场上表达爱情方式的空白。

这篇小说在刻画人物性格时，不仅写出了人物的个性，还进而写出了他们性格的发展和变化。如写静子与三郎从相识到恋爱的几个片断：“女郎默然不语，徐徐出素手，

为余妹理鬓丝，双颊微生春晕矣。”（第十章）只是含情脉脉，无限倾慕。而后“余言毕，举步欲先入门，静子趣前，娇而扶将曰：‘三郎且住。三郎悦我请教数言乎？’”（第十五章）已是亲于言谈，形影相随。接下去“余言甫竟，似有一缕吴绵，轻温而贴余掌，视之，则静子一手牵余，一手扶枯石而坐。余即立其膝畔，而不可脱也。”（第十六章）则又耳鬓厮磨，两情绸缪。再下去“静子自将笺帕袭之，谨纳余胸间。既訖，遽握余臂，以腮熨之，嚶嚶欲泣曰：‘三郎受此勿戚，愿苍苍者佑吾三郎无恙。’”（第十六章）更是海誓山盟，娇嗔绝伦。终于“静子愁悵略释，盈盈起立，捧余手重复亲之，言曰：‘三郎记取：后此无论何适，须约我偕行，寸心释矣。若今晨匆匆自去，将毋令人悬念耶？’”（第十九章）真乃缠绵悱恻，难于两分了。这就使得静子的性格，由原来的温柔纤细，层层递进，至于热烈奔放，不可自持。这种写法，表明《断鸿零雁记》已经突破了古代小说刻画人物性格——象《三国演义》中写赵云，不管青年还是老年时期，总都“子龙浑身是胆”——毫无变化的陈旧模式，标志着这一阶段小说写作的一大进步。而作为独白式的第一人称小说，能将人物性格写得如此深刻细致，这就把古代比较僵化的自传经历的描述，推进到一个更为灵活感人，接近现代艺术形式的境界。

这篇小说在写作上，除了保持中国古代小说故事完整、描写简洁等优点之外，更吸取了西洋小说注重人物外貌和心理活动抒写以及与自然景物相烘托的长处，一扫古代小说描写美女总爱用“柳叶眉”、“杏子眼”、“闭花羞月”、“沉鱼落雁”等标签式的滥调，而代之以多方刻画、舒展自如的写作方法，读来给人以细腻传神之感。如写静子形态美的两个片断：

三月三日，天气清新，余就窗次卷帘外盼，山光照眼，花鸟怡魂，心乃滋适。忽念一事：盖余连日晨睡，即觉清芬通余鼻观，以榻畔紫檀几上，必易鲜花一束，插胆瓶中，弈弈有光，花心犹带露滴。今晨忽见一翡翠襟针遗于几下，方悉其为彼姝之物，花固美人之贻也。余又顿忆前日似与玉人曾相识者，因余先在罗弼女士斋中，所见德意志画伯阿陀辅手绘《沙浮遗影》、与彼姝无少差别耳。（第十一章）

步至石栏桥上，忽闻衣裙窸窣之声。少选，香风四溢，陡见玉人靓妆，仙仙飘举而来，去余仅数武，一回青盼，徐徐与余眸相瞩矣。余即肃然鞠躬致敬。尔时玉人双颊虽赭，然不若前此之羞涩，至于无地自容也。余少矚，觉玉人似欲言而未言。余愈踟躇，进退不知所可，惟有俯首视地。久久，忽残菊上有物，映余眼帘，飘飘然如粉蝶，行将逾篱落而去。余趋前以手捉之，方知为蝉翼轻纱，落自玉人头上者。斯时余欲掷之于地，又思于礼微悖，遂将返玉人，玉人知旨，立即双手进接，以慧目迎余，且羞且发娇柔之声曰：“多谢三郎见助。”（第十二章）

这里所写静子的装束，不同于古，也不同于今，实属半中半西。而神态飘逸，袅娜多姿，情景交映，如临画卷，读来耐人寻味，具有新鲜的时代气息。

这篇小说不用古代的章回体，而运用自由的分章形式，其间情节安排，人物穿插，都曲尽起承转合之致。语言为浅近文言，只须略加译解，即与“五四”时期小说家所写的白话文近似。这也是过渡阶段小说的又一特色。

“忏尽情禅空色相”是《断鸿零雁记》的主题。这个主题的思想性并不强，反映了

（下转第63页）

病期”^{②⑦}。如果说这个波折不可避免的话，辩证唯物主义者的当务之急就既不是孤陋寡闻地囿于成见，又不是似是而非地盲目赶时髦，而是尽可能地缩短这样的疾病期，并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从科学中摘取真实的哲学果实。列宁在评价本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时，曾有这样一句深思熟虑的名言：“现代物理学是在临产中。它正在生产辩证唯物主义。”^{②⑧}我以为列宁这句名言的意义决不仅限于本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历史将会证明：自然科学每一划时代的发现在经历过短暂的阵痛之后，它那活生生的、有生命的产儿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哲学怪胎，而只能是日益发展着、逐步完善着的辩证唯物主义。

①④⑤⑦⑧⑩⑫⑬⑮⑰《马恩全集》21卷
320、319—320、320、336、318、339、339—
340、310、311页；

②③林京耀《哲学与自然科学》30、47
页；

⑥⑨②④《列宁全集》38卷83、253、410页；

⑭⑱②②⑤《马恩全集》20卷23—24、40、

151、22页；

⑪⑬⑮⑰②⑥《马恩全集》20卷536、385、
385、662、553页；

②⑩《马恩全集》36卷584页；

②①《列宁全集》19卷2页；

②③②⑦②⑧《列宁全集》14卷265、322、
330页。

（上接第36页）

作者在这个过渡阶段世界观的复杂性，在今天当然不能给予过高的评价。但从第一人称小说从古代向现代发展的进程来看，在中国小说史的论述中，却少不了苏曼殊的这篇承前启后名作的。